

語絲

第二卷，第二七期

啞鐘的破碎

李守章

一

當一九二七年的新秋時節，在漢口濟生三馬路的一個湫隘的里弄裏面，有一個青年正病在第五號門牌的一家樓上。他的住室只有樓的二分之一，是前樓。

他的病象從外表上看來是平常的，頭腦劇痛，和寒熱無常；可是這種病是叫不出名字的，如果『時代病』在醫書上可以成一個專門病名的時候，那末，他的病是『時代病』中的一種。

(1)
他的『病因』寫起來可以成一部書，然而我們簡括地說，則不外兩種：一種是革命青年的園地日見削弱，他的心裏早有了一個革命失敗的預兆；再一種是他在政治上地位之沒落，使一個漂亮的女子拒絕了他的愛情。

啞鐘的破碎

一

(2)

他那裏隔層板壁的後樓，起初是空着的，因此，這空洞洞的全樓，祇有他一個獨人。他的故鄉遠在三千里外，在當地他很少親朋故舊。同時，因了他對各種各樣的人都不重要，他的病沒有被人們視作新聞消息的可能；所以——那一間樓是寂寞得可怕的。

他所有的財產——有很多人嚴正地說他是小資產階級——俱移靠在他病牀的左右：煮粥的風爐，煨藥的瓦罐，馬桶，破書本……距他的手腕總沒有超過一臂之遠；他有許多瑣事是需要自己動那枯柴般底雙手的。樓下房東所雇用的老媽媽也襄助他一些事體，如買東西泡開水之類。她每天梯拖梯拖地在樓梯上上下下三次，嘴裏是一貫的問句——要麼事，您家？買麼事，您家？

病人的神經是異常敏銳的，如果你能給他些微作文的材料，他擴充起來就可以著書立說；他注視了牆壁上的污漬，就推想到繪畫的由來；他瞥着窗外的片天，又可以測究哲學的原始；他溫起他的戀愛史就可以成一本長篇小說。不過這些飄渺的幻想對他過敏的神經消耗極少，他腦筋裏大部份的功課依舊是政治問題的縈繞，他極需要知道些時下的政治消息。然而那老媽媽確是不革命的，她天天奔走街衢，却帶不來一點這病人所需要的東西；結果，他研究的材料沒有增加，而探求材料的希望愈趨愈烈，因之使他的病勢又加重了許多。

命運常常是擺弄不幸者的，牠給予這病人的不是直截了當的死，反贈了他一個佳鄰——這佳鄰在他病了不久的時候就搬來了，住在後樓。很溪巧的，這鄰人有一個朋友也正是這病人的認識者，那位朋友在陪着這鄰人搬來的時候，就指着病人介紹給這位新的房客：

——這位是吳稚人，思想極好，是一個革命青年，又是一個浪漫的文學家。

顯然的，這種惡意的恭維使病人心裏異常難受。然而他看那壯健的鄰客，已在謙卑地鞠躬了；他那洪鐘似的喉嚨，已吐出了頗可愛的國語，

——久仰得很！

在病人幽幽地說出一句『笑話笑話！』以後，那位朋友纔說明了這鄰客的來歷：

——這位張君，是這裏附近的國語專門暑期學校裏的學生，他府上是河北，是一位很努力的革命青年；而現在是閣下的芳鄰。

——很歡迎！病人說。

——因為你們兩位都是很好的革命者，所以介紹你們認識，以後兩方面談話都可以極自由，不必互相提防！那位朋友說。

(3)
於是他們便像熟人般攀談起來了。

(4)

這位鄰客的音容舉止，在在使那病人感覺到一種內愧，和一種天然的缺陷的自恨。他是壯健，鮮紅的血色映印在潤白的皮膚裏；他的談吐滑稽而有趣，面部是經常的帶着快樂的微笑。他似乎很有錢，穿着極漂亮的西服，皮鞋踏在地板上特別有勁，而滿嘴是被壓迫階級等等——這正是因了他的意識是被壓迫階級的。這些情形和那位病人竟完全相反，那是孱弱，貧病，一個善於懷疑的悲觀論者。

一種思想的信仰能包括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真不能不說是這種思想的偉大；雖然他們的性情可以決定他們信仰的程度不同。

這位新鄰對於病人確是一劑無上的良藥，雖然有時候他倆像生活在兩個異樣的世界裏；可是當病人需要知道些政治消息的辰光，他就可以將這位新鄰請過來，而他也就不憚詳複地長言大篇的講。許是河北人講話太近於國語的原故，他講出來的話特別動聽——他的聲音從他廣闊的胸部流出來，正像一個洪鐘。

因為病人是素耽於靜默，這洪鐘的發揚似乎是過多了；他講時勢也講理論，好像對面的人是什麼都不懂得的。他對這位病人像是一個對愚衆的宣傳員，有時幾於是在教訓那病人了，

下藥份量的不適中對於病人是一種痛苦，他有時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傷害，他便在心裏罵那宣傳員，

——討厭的蠢貨，談起這些事來，我比你懂得多了。你原是這麼一個缺乏修養的誇大狂者！

他的義務應當忠告這位緊鄰此後對人講話的態度，和對於對方人應有的估量；然而他終於沒有開口。

二

從這位鄰人各方面看來，他善於交際是沒有問題的。他搬來兩三天，他的房裏便漸漸來了些朋友，這些朋友都操着熟練的國語，而且談着學校裏的瑣事，由此推知他們都是很要好的同學。他們談得最起勁的，自然是關於女人問題——尤其是他們男女同學中的一切趣事。他們大聲的說話，狂放地鬨笑，而主人洪鐘似的喉嚨成了他們的領導者；沒有那一個的發音，能抵得上這位主人的雄渾——主人終竟是主人。

(5) 偏偏那時候病人的熱度突然增加；可是這位芳鄰似乎忘掉了前樓上是一個病人，甚或是他要故意地奚落這位弱者，他伴着他的來客們高聲批評他的新居，縱談女人的胸臂與大腿等

(6) 等……所幸這位病人在高熱中有些昏迷，他像在長夜的黑暗裏驟見了強烈的光，又像航海者在厭倦了的濤聲裏忽地近了喧闐的都市；雖然那些談笑雷霆似的震動耳鼓，然而他聽去是模糊的，像在夢中似的。等到他熱度漸退了以後，這些『越人之視楚人肥瘠』的談笑者，不僅沒有引起他的嫉恨，他反而歡迎他們，把他們無聊的談笑作為新的研究的材料。他有時覺得很快樂，當別人歡笑的時候。雖然他是隔了一層板壁，他們對於他是漠不相關；可是他覺得自己儼然成了他們歡笑中的一員，（但他在一旁是批判的，嘲笑的）他常是滿足地想：

——所謂快樂，大概是從別人的生活裏發現出來的。

果然，他不久便在這位鄰人的來客之中，發現了還有女客。他想，一個舞臺上總要有男女有女纔有好的戲做，尤其是這隔壁戲——閉着眼睛不用而用耳朵去聽的戲，一定是更其有趣。因此，他便開始注意，好奇地研究起那幾個最熟的聲音來了。

畢竟這中華大國是難於統一的，即使是國語也有好多種；由病人分辨出來，在兩個熟慣了的男客之中，一個是揚州人的國語，一個是安徽人的國語。那揚州人常是輕浮而拖沓的講話，語音裏帶着重濁而諂媚的煞尾，但也強裝作文雅。那安徽人則比較沉默，他很少講話，然而講起來却異常吃力。他似乎常常在嘆氣，聲音也非常頹喪，詞句上堆砌了很多的生

硬得要命的時髦名詞，例如煩悶呀失戀呀犧牲呀等等；這大概是一個自命多才而不爲世用的英雄。

有一天，病人似乎感到是第一次括起了秋風似的，他瞥見有幾片樹葉在西南風裏飛舞，天色也很陰沉；這時候，後樓上正來了那兩位男客，並且他們又開始鬨笑起來。這一天的鬨笑，使病人特別感覺到溫暖。

最初被聽到的，是揚州國語的開鑰：

——密司特張！（這第一句便肉麻得不堪入耳）這兩天密司匡和密司陳來過嗎？

——她們倆昨兒還來過兩次。這是河北人含着驕傲的答覆。

——你真是好福氣啦！哈哈……

——嚇嚇……這恐怕是那安徽人的笑。

『我真不能了解密司匡，』揚州國語說，『你說她對我沒意思，又像是很親熱的。說她對我好麼，偏又那樣地裝腔做勢。她總不叫我爽快地弄上了手。』

(7)
『老王！』一種手拍臂膊的聲音隨着那洪鐘似的語聲散開來，『像你這樣的神技，馬上可以成功的。不上兩個月，我們可以吃你的喜酒啦。』

(8)

「我們的王小二，戀愛成功是沒有問題的。那會像我……」安徽人可憐的語氣便更顯得可憐：「好啦。我雖比不上王小二的成績，也來叨光一杯喜酒罷！哦哦！」

「哈哈，喜酒，那是當然的！幸而做小弟弟的成了功，你們一個是介紹人，一個是證婚人，老子！你還發什麼牢騷呢？說不定你先成功，我們便先吃你的喜酒啦！」

「哦哦，笑話！如果密司陳肯嫁人，你應當向密司特張要喜酒吃，我沒資格，我恐怕要同維特同其命運——」

「打倒打倒，打倒醋瓶！——難怪你們兩位要使醋勁兒，可惜我們校裏的女生太少，僅僅這兩個寶貝，又何從分配起呢？」

「別這樣說！」那河北人反倒莊嚴而鄭重起來了，「實在的，密司陳待我還不錯，密司匡也是一樣；然而我們完全是純潔的友誼，也可以說是道義之交。密司特于！請你相信我！我也是很同情你的，我不會割你的靴子。我曾經答應你爲你幫忙，我自然是希望你和密司陳能夠結合！可是密司陳的小姐習氣依舊是很重，她和×××一般少爺們還勳得極好，你要留心的倒還是那些人——」

「總之，無論如何，我必然是要失戀的！我明知其不可能，然而我愛她，嚶，我愛她！」

安徽人嘆了口氣，他的背脊砰的一聲碰倒在板壁上，這使隔壁的那位病人嚇了一跳。

『不是做小弟弟的誇口——』揚州人像是特別高興，『我的選擇總算得法；我看中了的是密司匡，她的面孔沒有密司陳漂亮，因此也沒有人來和我爭風吃醋；不過，我這好事總還要密司特張幫忙，才能保險——因為她們都是崇拜你的呀！』

『我自然是願意幫忙的！』河北人說。

這種躊躇滿志的口吻，激怒了隔壁的病人。他覺得這是種陰險的暗示，有血氣的人總應該燃起他嫉妬之火的——然而這揚州人和安徽人却低頭在這種人的面前。因此，他覺得這兩個來客是可厭，却又可憐！他知道很清楚，想戀愛而請別人去幫忙，這已經是海底撈針的把戲了。

（ 9 ）

『密司匡的革命精神是很好的！』河北人好像又賣弄什麼似的，用那洪鐘般的聲音說：『如果我想戀愛，我一定要愛密司匡的；我總不大喜歡密司陳的小姐氣派！我們革命者不反對戀愛，可是我們要戀愛不妨害革命，是的，戀愛不妨害革命！事實上我之所以和兩位密司接近，完全是爲了宣傳我們的主義！我覺得她倆的小資產階級浪漫色彩雖重，但她倆是敬愛革命者的，她倆都有走上革命道路的可能。』

(10)

『對於你們兩位，』他講演似的繼續下去，『我素來是佩服的——所佩服的不僅是你倆的學問，而尤其是你倆的革命精神！可是有革命的精神而不加入革命的組織，始終是可惜的。我希望你們能堅決的加入組織，切切實實的踏上了爲被壓迫者謀利益的道路；那時候有了戀愛，又有了革命上的地位，這纔是青年們的模範人物。你倆的意見究竟怎樣呢？』

『我不革命便罷，要革命就要革得澈底，我是擁護工農底利益的！』革命的揚州人說。

『我早就感到自己的生活煩悶極了，我是不怕任何底犧牲的。恩……不過，我一向爲了密司陳對我太無誠意，所以把我的志願延攔了下來。密司特張！請你放心！我們不久會走到一條路上來的。』

——革命從實際行動上搬到了一般人的嘴上，這總不會是革命中的好現象罷。病人聽到這裏，他對革命的忠心受了傷，像是被蟲咬了似的。

『喂！』河北人突然放低了他那洪鐘般的喉嚨，低到了極可笑的程度，『對於加入組織的問題，我和你倆談過好多次了。如果你倆決定了，我情願負介紹之責！就是那兩位密司，我也在勸導之中。目前我們的組織，認定這時候是革命的緊要關頭，需要努力在這時候擴大組織範圍——因此，我希望你們兩位即刻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

——原來如此。隔壁的病人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

『喂，這前樓上住的是什麼人？』安徽人戰戰兢兢的問着。

『沒關係！是一個病人，我認得的。』

『那兩位密司最近的態度怎樣呢？』這便是揚州人給與河北人的答覆。

『她倆最近的傾向是很好的。不久的將來，就是頂呱呱的女同志啦。』

『過幾天再說罷！』安徽人囁嚅地，『等我自己決定了，我再通知你煩你介紹！關於密司陳，我昨天去了一封堅決的信，請求她和我以合作的步武來走上革命的大路；並望她給我一個最後的答覆——允許或者拒絕。我覺得自己是這麼一個弱者，我再也不受不住她玫瑰花刺的凌割了。我在決定我的事業以前，這個麻煩問題是需要先解決的。』

『我一切正和老于一樣；密司特張，過幾天我再給你那個答覆罷！』揚州人說得矯捷而日輕便，

——完了。至少隔壁的病人是這樣想。

『呵，我們還是談談你倆的戀愛問題罷！』大概河北人也感覺到有機轉話來的必要了。

於是揚州人便慷慨淋漓地談起他戀愛的經過——他說他老早就注意密司匡了，這注意遠

(12)

在校裏招考的時際；開學以後，密司匡便怎樣地常常望着他笑，又怎樣地由結識而至於講話。繼之他便敘述到密司匡是怎樣地希望他的指教，並且表示她願意和他做學業上的朋友；而且有時還談到革命問題，青年問題和戀愛問題等等；漸漸地，又把嘴裏不便達出的衷腸話。用筆來寫在紙上了：他倆因是通信，贈詩，送像片……

這種精彩的敘述到此便有了缺陷，缺陷的原因是由於他背誦起他的傑作來了——最初是他第一次贈給匡女士的一首長詩。或許他所長不在此；因為那詩是太冗長，太令人莫明其妙，致使另外兩人撇開了他的敘述而別有所談；於是他說，「你們不願意聽這個嗎？我再說別的——」

摻雜的談話停了不久，誰知道又來了一首長詩，於是那兩位未完的談話又重新開始。這敘述的結果，連另一個注聽者——前樓上的病人——也感到失望了，他孤獨地躺在病牀上總着眉想：

——你這位先生的大作是太不成器了，那簡直是丟醜！說起這些本領來，兄弟或許還強些——我的一封情書就可以訂成書本；所有的情書就可以彙成幾大冊。就是做情詩末，也勉強可以動人。然而那算什麼！那總抵不上兩塊洋鈿一件的旗袍料！如果像你這位先生而會得

到成功，那纔算運氣啦。

可是；揚州人却依舊在那兒獨語似的說着，另外兩位依舊是別有所談：這很像在嘈噪的觀衆中，一個『起碼』的戲子在那兒自白。

許是煞尾了罷，那揚州人突然提高了他的嗓子說：「我也像老于一樣，今晚回去，就對密司匡下一封哀的美敦書，請她直截了當的給我一個答覆，免得扭扭妮妮地不爽快，倒像一點革命精神都沒有！」

這一來依舊沒有能提高聽衆的興趣，一直到他背完了他的「浪漫史」。結果，在許多「有空的時候到我們那兒去玩！」「沒事的時候也常來坐坐」的交際術語之中，六隻皮鞋的聲音踏下了樓梯。

河北人再上來的時候，便拿着一本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用他那動聽的國語高聲地朗讀了下去。

三

(13)

第二天早晨，大約上午七八點鐘光景，樓梯上便打出一種高底皮鞋的響聲；並且，一種類似於流蕩的女性的媚音從樓梯下一直喊了上來：——橐，橐，橐……密司特張！橐，密司

特張喂！橐……還沒有起身嗎？

前樓上的病人是被驚醒了，那位密司特張也就好夢初回，但嘴裏却還是模糊地問，

——是誰？

——我喂！密司特張！

——呵，是密司匡！來了，來了，對不住，對不住！

張先生跳起來異常敏捷。

門開了，又說了幾個對不住；並且說明昨夜睡遲了的原因，是由於多讀了幾點鐘的書！

——一本很革命的理論的社會科學的名著。嗣後便請來客坐下，在倉皇的招呼中喊了老婆子去泡水；然後洗臉，刷嘴，敬茶。

但來客一點也不能安靜，她的皮鞋在地板上打旋，她的手腕在抽屜上打滾，嗣後，一封厚信的聲音落在桌上；她說，

「這都是你們男子……格格格格！你瞧瞧！你瞧瞧這傢伙發了些什麼神經病！」

她講的也是國語，但講得很生硬而且不正確，一聽便知道她是廣東人。她的發音尖銳而顫動，因此，那生硬並沒有妨害她的發音之美，反倒增加了她講話時的可愛。可是因了她的

談吐放蕩而誇大，在尖銳裏便含着不少的粗暴的成分。

「哈哈！這是老王寫給你的情書嗎？真有功夫，那麼長！」河北人一邊笑一邊便抽出了信紙，大聲的朗讀着，「親愛的——」

「不許你讀！」密司匡媚聲地說，「我好意給你看，你規規矩矩看下去對啦；讀什麼呢？讀了牙齒發酸哪！」

在相當時期的沉默裏，雜了幾次對那情書的繕寫者的嘲笑。

「哈哈！老王真多情！連我看了也動心啦。」河北人將信丟在桌面上以後，流氓地說着：

「密司匡！你究竟愛他不愛？」

「講話放文雅些，你這小孩子，」女子用她那好估便宜的口吻說，「我就是想戀愛也選不着他呀！他倒沒有拿面鏡子照照他那嘴臉！」

「但是，他說你待他還不錯。」

(15)

「那是我和他尋開心哪！密司陳對於那個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老子，還不是一樣！這些討厭的男子們，他們來找我們的動機既不純潔，我們就應該不客氣地拿他們來開玩笑，你說對不對？」

啞鐘的破碎

「那麼，你一大早到這兒來，是尋我開心的啦。哈哈」

「哎，哎。那也差不多的！格格格……不過，你是小弟弟，那屬例外哪。」

「你知道嗎？昨天下午，他們兩個還到我這兒來過；這封信便是由我這兒回去以後寫的。」

「是請你做說客的嗎，老把戲？」

「對啦。」

「我明白哪，他們以為你了不起，好像你是我們崇拜的偶像。你自己當心些，不要爲奇，說不定我們會對付你的哩！」

河北人嘻嘻地笑着，在笑聲裏顯示了無限的驕傲與滿足。

——偏是這種傢伙能合上女人的脾胃！前樓上的病人又感受到刺戟了，他心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隨後，他又先笑了，他嘲弄着他自己的卑劣。

「但你究竟是怎樣答覆他的呢？」河北人追問着。

「我老實告訴你罷！」密司匡說，「我昨夜接到他的鬼信以後，馬上便覆了他一張紙，內容是請他專門致力於革命事業，別要再胡思亂想，做那不可能的美夢，反阻滯了他自己的前

途……總之，那簡單極了！」

「你不能再敷衍他一下嗎？」

「爲了什麼哪？」

「因爲在另一方面我對他們兩人還有一種希望，恐因此灰了他們的心。」

「你是指加入組織的那件事麼？你告訴了他我和你是一道的嗎？」女人責備似的。

「對是對的。但我並沒有說到你已經是，而是說你有希望可以進來吧了。」

「聽我說哪，你這美人計別要再用拉！事實上我已經玩夠了這個傢伙，再同他尋開心也沒趣了。依我的意見，這傢伙並不見得有什麼用處；假使他因了失戀而對這方面灰心，這種東西使更無可取哪。」

「這倒沒有什麼。如果我覺得他們還行，我另自有方法拉攏他們的。不過你那封信去了以後，是給予他精神上一個大的打擊，他說不一定會仇視我。」

「他知道不知道我倆相好的程度？」

「他大概不大知道。他自己還吹他的眼力不錯，不會有人和他爭風吃醋的哩。」

「這或許是對的哪。」女人作態的說，「你大概會將我向他身邊推去的，因爲你並不愛

(17)

(18)

我，密司陳纔是你真正的愛人哩！」

「那真冤枉死！」河北人申辯地說：「你想，我是一個革命者，我那能配得上她那種小姐的氣派！」

「別說哪，你倒怕我吃醋似的。其實是，密司陳真漂漂亮亮地，可愛極了！你看，我不是也很愛着她嗎？」

「那你們同性愛又是一回事。」河北人用了不大莊重的口氣說，「你們那裏的張媽笑着告訴我，說你倆抱在一齊睡。親密的很咧！」

「格格格！你有些醋意罷。」在女性的笑聲裏有些情不自禁的顯露。

「我倒不是和你吃醋，我却是妒忌密司陳咧。」這簡直是在調情。

「你們這些男子多麼無聊，」女的撒嬌地說，「比如那個老王罷，他那次送那鬼像片給我，格格，真醜！他送到我手上也罷了，他說他要將像片送到我的心裏——喂！跼近些！——比方你這隻手是他的手——他——他一直將手伸到此地來了——我真嚇得心跳哪，趕緊躲開了——」

「我摸上去你也心跳麼？」男子柔聲地。

「格格格……也跳的……但這是慌蕩的跳，格格，並不是懾……了跳……的。格格格……」

低笑了一陣以後，底下便是很長時期的靜默。一種香甜而柔美的快樂在靜默之中暗流着，似乎這緊張的快樂怕給一點小聲音嚇跑掉了似的。

可是這暗流着的快樂究竟快樂到什麼樣的程度？這除去前樓上的病人知道一點點以外，祇有他們自己知道。

她走了。但快樂仍舊被留下——牠暗流着，暗流着，以至於很久。

.....

儘管有人家說「福無雙至」，然而事實上却有「錦上添花」——

在十分鐘以後，樓梯上又來了高底皮鞋的足音，而且踏得很沉重。這時候在病人的擬想，以為是那位所謂密司匡者，捨不得有一刻離開這青春的熱戀，故此回過頭來，或者還有更美滿的愛情劇翻演着；換句話說，或者給他以更難受的「陰險的暗示」。

幸而他的擬想是錯誤了。當那位來客用纖纖的手指敲開了後樓板門的時候，而河北人的招呼是：「啊！原來是密司陳！」

「密司匡是方纔從此地回去的，對不對？」一個輕盈而尖脆的聲音，責備似的問着。

「是的！她來了不久，便走了。你剛纔在路上碰見她了嗎？」河北人恭順地說。

鐘的破碎

一九

(20)

「碰是碰見了；」密司陳蘊着薄怒說，「但她並沒看見我。我看她似乎快活得忘了形，高視闊步的在走。我本想招呼她，可是她此地既來過了，我也就讓她過去了。」

「我很盼望你能獨自來——」

「爲什麼呢？」

「比較可以赤裸裸的談天。」

「有別人和你赤裸裸的談天就夠了呢？我實在不敢當！」

「不是這樣說——」河北人訕訕地，似乎想分辯却又無從申辯起。

即使由他倆這些對話上聽去，已覺得這兩人的關係不是平凡的了。這女子滿嘴是酸溜溜的醋話，但她並不像潑婦罵街。她的聲音柔輦而輕盈，操着一種極脆薄而自然的國語，動聽得很——因爲她的國語講得很正確，很純熟，所以連那位到處漂泊的前樓上的病人，也不能猜出她的家鄉來；他祇能默默地推想——這一定是個尤物。

自然，這河北人能受這兩個女子的包圍，他的幸福是應該被妒忌的。同時，他也能使人佩服——至少會使那病人佩服——他是一個手段高妙的人。他能享受快樂，正因爲他能使用他的手段。

末後，那密司陳天真地對他說：「我從街上回到家裏的時候，一看密司匡沒有在，我就準猜到她必定到這兒來。果然；當我碰見了她，我真想折回去，以後永遠不再到這兒來啦！可是我轉念一想，我爲了你這樣負氣，便是氣死了有誰知道呢？」

於是這河北人便開始溫存地安慰她，他告訴了她很多苦衷——他說他和密司匡沒有任何愛情上面的關係；他也承認密司匡有些愛他，然而他並不愛她，他說他也很提防密司匡對他的癡情！可是他不能不顧一切的拒絕，有時也祇得敷衍。結果，他好像在罰誓了；他說如果密司陳不負他，他是永遠不會虧負密司陳的。

這自然是完滿極了。密司陳也就像春蠶吐絲般的和他密話了好久。同時，她也說明了她是愛戀着他的，她爲了他而得罪了老子，疏淡了×××一般人；並且，她和密司匡的友誼從此而多了隔膜，遭了破壞。

漸漸地，他倆的情話中摻進了無數的游詞，於是兩人都肆意地笑。河北人尤其笑得有勁。

以後……無疑的，這一幕的時間比第一次翻演得更長，更有精彩。

好像從至甜的極樂的沉迷中醒轉來似的，她終於推他起來，說：「今天放假，到這兒來

(22)

的人怕很多；別給老子那些傢伙碰來了。我想去啦——」

但仍然過了些時候，才聽到鐵牀弛放了的聲音，皮鞋底和樓板接觸，再踏下了樓梯。

於是病人多了這些可貴的研究資料，他使用耳朵去觀察那位獨自留下了的芳鄰——差不多有好幾個鐘頭，那一位再沒有朗讀他的革命的書籍了；驟然的安靜，頗像啞了的洪鐘又被打破。只有一雙鞞鞋，重載了那壯健的軀體，在上下左右地徘徊着。

偶然間，又像是破碎了的啞鐘受了木槌的打擊，發出兩三聲啞笑來……

四

政治上的狂風已捲起來了！這狂風吹折了江漢間的船桅，揭開了最高樓房上的紅瓦，黑煙似的暴雨從馳來的烏漆的雲頭上可以望見！這無名的災難，使人們累積着的憂懼變成了恐怖！驚慌的街談巷議，像水面上的油花由麤集而散佈着。金融紊亂了，職業者懷疑着他自己的事務會吞食了他自己。龐大的都市，沉着牠冰漆的臉；市民的臉，又罩上了一層灰色的幕——所有的呼吸都變成迫促而緊張；甚至於似箭的光陰，也好像因之停滯而不發！

這嚴重的空氣，流到了這都市所有的角落裏，自然，牠也滲進了病人的房子裏去。於是這青年——吳稚人——因了他不幸的預感逐漸實現，他的病也就與日俱重了。他已經不甚發

寒，然而他的熱度却增高起來，平均一天有一次的昏迷。幸而他附近住着一個極仁慈的施醫者，他每兩天來看他一次，他也獻給醫生以相當的車馬費和藥資。

樓下的老婆子似乎也不能鎮定了，她漸次對衙門有了些怨語，那主要的原因是她每天捉緊了幾張國庫券去買東西，然而十塊錢的鈔票祇抵得一塊錢用，並且還很費唇舌。她眼見得什麼事都有些顛倒——比如拿用錢來說罷，當二十的銅元要比當五角大洋的票子少，當五角大洋的票子又比當一元的鈔票少；五元的鈔票比一元的多，十元的又比五元的多……這些都是令人難於揣測的。

然而她對於這些事實是有種解答的。她似乎聽人說過某地有個仙人，曾經說這幾年有個劫數，要使地上的人死去大半；水將要在陸地上橫流；說不定太陽要和月亮調換位置……因此，她想，這或許是劫數到了。街上人所說的什麼黨什麼派，那恐怕是天上下凡的星煞罷。

(23)

她現在出去買東西，不僅是和人家講生意買賣了；她有時也好奇地探問有什麼地方出了什麼怪事沒有，他得了一些聞所未聞的消息以後，便跑回來手舞足蹈地對病人講；她或許以為這能使病人快活。但病人是更苦了——因為那些消息無非是衙門裏捉學生殺工人等等情事，這對於他是一種傷害。

然而病人並不却避這些，他渴求牠們像有了酒癮一樣，似乎痛苦成了他的期待。

後樓上也有了些變化了——那位密司特張已經是不大出去，連他那暑期學校也沒去上課了。他開始丟掉了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籍不讀而改讀報紙上政府的訓令——誰也知道那時候政府的訓令是很多的！他那洪鐘似的喉嚨也開始變啞，誦讀時的精神也很頹唐了。他常時看了那些捕獲某某鎗斃某某的新聞，便走到前樓上指給病人看，他的面色差不多是發青了，嘴裏是一貫的「不得了」「不得了！」他那種樣子確是太可笑了；如果我們願意閉着眼睛想像，以他那個壯健的人而做出那種鬼臉來，一定會笑痛人家的肚皮的。

那些捕獲或鎗斃某某的新聞，自然也給病人以沉痛的打擊！那些被殘害者和他並沒一點關係，然而他好像他的手足眼耳鼻舌，也漸漸地受了凌割！這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為痛恨那些屠戮並不是同情於某某個人的好壞；而是因了那無情的鋒刃，正整個地在凌割着革命的生命！

在青年的個人方面說，正有幸有不幸的——

恰當那風飈雨驟的時候，那久不見來的揚州人和安徽人，有一天却又來到後樓上；他們和河北人低低地談着話。他們所有的聲音裏都帶着一種異樣的東西，表示他們的神情是在提

心弔胆；講話的時候常有頓挫，好像恐怖正貼在天花板上在監視着他們的言語。然而，他們有時還不甘於太示弱，他們表示不怕死，並且也講到革命——不過有些太顯著了的名詞，却被改換爲「外國語」了。

他們依舊談到女人。可是因了女人太使他們失望了的原故，痛罵女人成了這次談話裏的中心。據那揚州人說，女人簡直就配不上革命！更說不上爲普羅階級而革命！並且，她們也不會理解戀愛，她們祇知道祕密賣淫……

河北人沒有則聲。

——目前時局之所以這樣不幸，也完全是女人所釀出的災禍！安徽人引申着，並且舉例來證明他自己說的不錯。

「我是不會因失戀而灰心的！我對於社會的使命不會爲了女人而放棄！」揚州人的語聲由較高而漸低：「不過……我的犧牲尚不在目前，目前犧牲是無意義的。」

可是安徽人却表示對革命完全灰心，他說他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高等的智識份子，是社會的「原氣」，不應當隨便犧牲！他想到江西廬山上去當和尚，在寂靜的生活裏可以著書自娛。他這一段話却講得很長，他覺得在這個年頭兒，這樣做是應該的。

河北人沒有多發表意見，有時候，他完全對揚州人表示同意。

於是揚州人便進一步說：

「密司特張！我們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們纔肯忠告你，你自然是很明白的。你的學問和你的革命精神，我們學校裏誰也佩服的，覺得你是革命中不可多得的人材。可是你的色彩很濃厚，在這個時候，你住在這兒怕很危險。老子的話是不錯的，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當珍貴自己，尤其是特別有才幹的你！我們學國語原是求得一種普遍宣傳的工具，我們的目的地在無論那兒都行。所以——我和老子都希望你離開這兒，這個希望完全出於我倆的誠意，雖然我倆也並不願意和你離別！」

「密司特王的——哦，還有密司特于，你們的意思使我很感激！我本來是這樣計劃的，但因了經濟的關係，還得遲一些時候才能走！」

「遲幾天並不要緊；總之，愈能早走愈好；我們實在替你擔心呢！」安徽人接上去說。談話到了這裏，被迅速地結束了——因為那兩個來客馬上便告辭走了。

這次談話最令人驚異的，是兩位來客非常的忠厚——他倆痛罵着一般女人，但一字也沒有提到密司匡和密司陳。

沉重地，十天的光陰像十年似的過去了：幸而那全樓還是原樣：啞鐘是啞鐘，病人也還是病人；並且那受雇的老婆子，依舊替他們做些零碎的事體。

一個下午，那密司陳匆促地跑來了，並且告訴了河北人一個消息，說密司匡和密斯特王結婚了。

這消息不僅是令河北人嚇了一跳，便是那漠不相關的前樓上的病人，也就驚奇的不得了。

「密斯匡不是常時罵死了老王的嗎？」河北人驚詫地說，「而且密斯匡親自告訴我，她說老王對她最後的求婚，已完全受了她的拒絕啦。」

「密斯匡對你自然要這樣說。」她輕盈地譏笑着。

「不，不！我用事實來推測，密斯匡事前是沒有誠意愛老王的……」

(27)

「小孩子！你又何苦這般地急呢！」女的溫柔地說。「他倆所以能結合的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為老王在這兒有個叔父，聽說他在後城大馬路開一引澡堂，他很可以供給老王一些錢；加之老王又沒有什麼政治色彩，牠倆結合對兩方面都不吃虧。在這次事變中，獨身的剪

髮的女子原是很危險的咧……」

「他倆是那一天結婚的呢？」

「就在前天——也沒有什麼儀式——總算是爽快極了！密斯匡在五天前纔決定，然後到老王那兒去了一趟——事情就這樣……這樣成功了。」

「你對於這回事有什麼意見？」諂媚的聲音說。

「我覺得很平常。」女的說。

「你還不知道——」河北人故意放鬆了一步，「在一個多星期以前，承老王和老子的盛情，他倆來看了我一趟；並且勸我離開這兒。」

「你本來以早些離開為好！」她尖脆地笑着，「可是他們的勸你走開，却是別有用意！最有趣的，王和匡結婚的那天，他倆拚命想將我和老子拉攏……你說！這夠多麼無聊！」

沉默了一霎。

「密司陳！」河北人突然地，親密地，吞吞吐吐的說，「我真感激你！」

「爲什麼呢？」她笑。

「到這時候，祇有你一個人來看我了！你沒有辜負我的愛！」他表現得可憐極了，聲音差

不多要被眼淚咽住似的。

「不能共患難，那還能算是知交嗎？」她也低抑着，含着深情似的說：「不過，你目前也要打算打算，此地你萬不能久留了！」

「我一切都已計劃好了，我預備回到家裏去——如果我回去不宣傳什麼主義，一切是沒有什麼妨礙——而且我還可以包辦家鄉的黨部。我現在所等待的：一方面是錢——可是這件事幾天內就可解決。我有一個朋友，他現在還在政治部裏當軍人小報的編輯，他曾經借過我兩百多塊錢，他現在也預備開小差了，他說可以弄到一兩千元到手，並且很有把握。可是另一方面，我却等待別的——密斯陳！我真是自己也莫明其妙的，在這次變亂當中，我變得非常的煩悶，空虛……而且你又隔着半個多月沒有來……要是我回家去是單身人，那倒還不如冒險地且在這兒住下來——」

「我多時沒來，那是因了街上有緝捕剪髮女子的謠言；並且，我老實說，有很多人是怕到你這兒來的。總之，你還是姑作我沒有來，我希望你不要因我而阻礙你的計劃……」

她嘴裏雖如此說，但隨後便探問起他的家境來了。

於是，他也就開始敘述他的家境。他說到他家裏豐裕的田產，以及和霽可親的家族；並

(30) 且也說到那兒的風景是怎樣的美麗，那兒的鄉民是怎樣地敬仰他……總之，一切都很好，很完美。

當男子反過來問及女子的時候，她說她的身體很自由。

自然，這兩方是滿意得很，何況他倆本又是極早的知交！因此，事實便補上了言語的不足。加以他倆由恐怖的重壓裏榨出來的熱情，燃熾了他倆的慾火，使他倆不得不共同地走向了戀愛的終止點……

從那天向後，密斯陳差不多天天來。在每天她初來的時候，也還瑟瑟縮縮地講些可怕的消息，如「昨天又鎗斃了一批工人」「今天又鎗斃了幾個青年」等等……可是幾句說完，兩人的恐怖又消滅在甜蜜的肉搏裏了。

不久，河北人便回到原籍去；並且是雙雙地。這時候，後樓上的革命空氣便完全歸於沉寂——

在寂靜裏，前樓上的病人想起了這故事的全體——呵！感謝他自己的耳朵！——漸漸地，他像是穎悟了起來，他想：原來在各種各樣的人們之中，却顯有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但是；當他發現了自己是害着一種傻子病的時候，他這病已經是不可救藥了……

客人的戀歌

辛木

小引

前年回鄉一行，竟搜集了好幾百首山歌，今年春間曾把二百首無題的山歌，加以整理，編成一冊戀歌二百首，交由現代書局出版。（該書至今猶未印出）現值暑期無聊，便把其他的幾百首彙成了一本客風，因無名流介紹出版，也只好藏諸行篋，以待來日；今先行錄下二首，以嚮同嗜。

十八年九月一日誌

十勸郎

一勸郎，

夜更深，

莫作小花誤郎身，

莫作小花隨心想，

十勸郎

想來想去想傷心，

相思得病怨誰人？

二勸郎，

燕子飛，

三一

百般爲早莫爲遲，
莫學人家浪蕩子，
今日東來明日西，
肚中饑餓誰人知？

三勸郎，

笑哂哂，

勸郎歸家要娶妻，
自己有錢娶一個，
打是嬌戀罵是妻，
眼淚雙雙洗郎衣。

四勸郎，

四四方，

勸郎歸家蒔禾秧，
世上耕田分租裕，
那有同妹分孩兒，
將錢打扮別人妻？

五勸郎，

莫痴呆，

勸郎省儉好長財，
落雨記念天晴日，
天晴記着落雨來，
嫖壞郎身損郎財。

六勸郎，

勸得高，

南山影過北山高，
世間只有耕田好；
半年辛苦半年閑，
趁少不做老了難！

七勸郎，

切莫花，

花了錢財敗了家；

世間只有愛錢女，

那有貼錢賠郎家？

早早回頭路莫差。

八勸郎，

勸郎回，

十勸郎

郎也分明妹也知；
哥哥討得賢妻在，
妹亦心花正芳時，
囑郎深記妹言語！

九勸郎，

勸得多，

句句言語勸親哥，

妹勸親哥愛哥好，

男人莫信女人唆，

老了無子愛都沒！

十勸郎，

勸盡哩！

(34)

句句言語安置你，
今勸親哥愛哥好；
男人莫信女人語，
老了無子難受哩！

十怪姊

一怪姊，
情不長，
好像江邊柳樹樣；
未到春來先抽芽，
不到秋來葉又黃，
反面無情不認郎！

二怪姊，

姊斯文，
姊子好像天上雲；
我今不是想你嬲，
你自脫衫又脫裙，
引動親郎亂昏昏！

三怪姊，
姊不該，
張郎去了李郎來；
張郎有錢張郎好，
李郎有錢李郎來，
我今無錢就不來。

四怪姊，

雪霏霏，

無情無義就是你；

交情可比丟梭子，

斷情可比布下機，

丟了叔叔真無禮。

五怪姊，

姊心邪，

姊子可比草花蛇；

姊子可比蛇開口，

食了蛙子吞蝦蟆，

恰似黃蜂採野花。

六怪姊，

十
怪
姊

姊心賢，

姊子可比足水田；

舊年蒔個番花糯，

今年蒔個花羅粘，

有妹人情也無嫌。

七怪姊，

姊也差，

當初不該同你惹；

紂王因為蘇妲己，

敗了江山正知差，

前世冤家就是你！

八怪姊，

三五

到長沙，

上無宿店下無家；

假意勸郎三五句，

並不招郎飲杯茶，

害郎走上又走下。

九怪姊，

九九長，

無句言語安置郎；

交情可比楊波抱太子，

斷情可比關公斬蔡陽，

真是雪水一般涼！

十怪姊，

怪得多，

無句言語安置哥；

朋友交情有義氣，

同妹交情拆了沒，

萬事被你害得多！

橋

匈亞利繆蓮女士著

晴媚譯

是遠古的事情。某島上住着野蠻人。在那裏人人都是親族，家族中最老年者便做國王支

配其餘的人們。島是個荒蕪不毛之地。島的居民住用穴和泥做成的小屋，用獸皮纏在身上。他們以魚及果實為食物，不知道耕種土地的事情。王叫雅多尼，殘酷而貪暴，臣下非常之怕他。

某日，一隻大船，因為風暴，不得已碇泊到這島邊來。船長和船員登岸等候風暴的止息。船長見着穿獸皮的島民，和湫隘的土房子，很吃驚的說。

「你們為什麼過這樣可憐的生活，著這樣難看的衣服呢。由此去一日路程的地方有一個海島，同這裏完全不同樣子。那島的人們，用石呀木呀造很美麗的房子，那裏知道防寒氣和風暴的事情。女人們因為能夠紡織漂亮的綢緞，染成種種的顏色，所以她們著起衣服來的樣子竟像花一樣美。此外，那裏的人們還耕地，種美味養人的植物。」

雅多尼和他的兄弟，吃驚船長所說的其他種種怪奇希罕的事情而竊聽了。

風止雨歇，船長和船員等將要乘船歸航的時候，雅多尼問道。

「這島在那裏呢？」

「風和之日一直跟着太陽之後前進，由此處去一日就可以到得。夕陽沈海的地方就是那島的所在了。」

「那島的人們喜歡戰爭，而且有很好的武器罷？」雅多尼懷着惡意，閃着眼睛問。

「不，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他們無論同伙伴同隣島都和平的過活，輕蔑戰爭，尊重同胞的生活的。」這樣回答之後就下船去。白帆孕着順風，船像海鷗一般滑行波上，消失在遠遠的那邊。

雅多尼一黨，那夜坐在岸邊商議到深更。翌日從早到夜整整造了一日的船，等到天亮，帶了槍和石斧，緊束身體，而後開船，跟着太陽進發。等到太陽變成火紅的球沈下海去的時候，在他們的眼前就現出用美麗的房子，和豐稔的田地飾着的富麗的島來。

雅多尼和他的同黨等候周圍全黑的到來，然後泊船登陸，偷襲睡眠中的人們，殺了幾個用赤手抵抗的人，將島中居民約半數的男女拉到他們的船上，於是離岸，走了一夜的船再回到他們的島來。

「我聞說你們會造美麗的房子，你們的婦女們會織美麗的綢緞。現在你們都在我的治下。不從我的命令就沒有命。你們為我的同胞造房子。女人為我家的女人做綢緞。」

毫無援助的俘虜們非聽他的命令不可了。他們中間最大胆和腕力最強的杜多惠克當工作的指揮。運石斫木開始建築。某日雅多尼來看看工程，知道杜多惠克於每三個石塊之中留着

一個。就問道：

「爲什麼你在每三個石塊中要留出一個來呢？」

「這石用來建造我的伙伴和我的房子的。」杜多惠克答。

於是雅多尼大怒，咆哮着說。

「你這強盜，這些石塊是我同我的同胞的東西。你們也用得着房子嗎？等我們住到新房子來之後，你們纔搬到我們的土窖和土房子來。」

「請原諒罷，在我們的島，凡工作就可以受相當報酬的。造別人的房子的有自己的房子，爲不使別人受餓而耕種的，自己亦應受充分的食物。」杜多惠克說。

雅多尼恨恨的微笑！

「這是你們島的事情，這島却隨便不得。給你一條命做工作的報酬還不滿足嗎？我說，我本應殺掉你們的，可是我不殺，寬仁的我只望你們爲我作工。想想我的恩典滿足了罷。不許你們的東西瞎想不可以喲。」

(39)

女人們也一樣的不幸。她們從早到夜非織呀，紡呀，縫呀不可。縫物做好，將牠染好了各種的顏色，馬上就給取去了。她們自己非穿難看的檻褸不可。雅多尼的妻子和女兒却穿着

可誇的美麗的衣裳。

(40)

房子竣工之後雅多尼和他的黨羽就搬過去，居然不憂風雨的過活了。但是，俘虜們耕田，收取美味的作物時就受無理的威嚇。雅多尼和他的黨羽漸漸懶惰了，以前，他們捕魚，造船和修船，而且製槍，現在呢，他們却彼此說「我們用不着勞苦。因為有俘虜爲我們工作。」他們威脅俘虜的生命，使從事一切的勞動。——但祇有造槍的事業是例外。因為他們很頑固，堅執的說與其製造爲殺自己的同胞使用的武器，不如死了好。

以前荒涼不毛的島現在變爲樂地了。美麗的紅白青各色石造的家屋聳立着，廣大的稻田被日光照得發出黃金色，穿着各色衣服的男女意氣揚揚地往來於市中。但是這美與幸福的一切祇是雅多尼和他一族的東西。而造房子，耕田地，織布縫衣的杜多惠克和他伙伴的男女，却祇住地窖和土屋，辛辛苦苦的領僅能維持生命的一點點的食物，祇能着雅多尼和他一族棄掉的破舊的襤褸而已。因爲過着這樣苦的生活，遂使對於那正義支配的，誰要勞動即得報酬的，親愛的故鄉的憧憬，在他們的胸中日日的增長。杜多惠克最末的兄弟梅邱塔帖兒作許多讚嘆親愛的島的美歌，每夜坐在土穴之前歌唱，合着節拍，懷着幽思，奏粗陋的樂器。某時雅多尼聞梅邱塔帖兒的歌，就命令他每夜到宮殿來在他的跟前唱。

杜多惠克等的生活越來越痛苦了。因此他們時常商量怎樣纔能夠歸他們的故鄉。杜多惠克有一個妹，她不但是希有的美人，而且有不劣於她的美麗的賢慧。雅多尼的兒子很想迎她做妻子。可是託絲佳——她的名字——根本拒絕做這樣冷酷傲慢的懶人的對手。一切的懇求威嚇通統歸於無效。或且，雅多尼斬截的說，如果到了下一個滿月之夜託絲佳還不肯做他兒子的妻子，他將把她的兄弟殺個一人不留。

杜多惠克與他的同伴，不知道怎樣的好，開會想了種種的辦法，總得不到一個妙計。而一向緘默的託絲佳開口了。

「你們拒絕造槍實在是做了蠢事了。如果學懂了造槍我們今日已能夠對武裝的島賊反抗了。請明天就到王那裏去說造槍的事願意了。這樣一來，你們就可以隨便跑進武器庫了。但是，如果要刺激王的慾念，使他起占領我們愛島的全體的希望，還得要相當的時間纔行。至於用什麼方法使他這樣做，梅邱塔帖兒，我說給你罷。」於是託絲佳把最小的弟弟帶入窖中的一角裏靜靜地說了些什麼。

(41)

翌日，杜多惠克就對王說今後槍也願意造。雅多尼和他的黨羽因為什麼事都用不着自己做了非常歡喜，雅多尼的長子就帶杜多惠克及一部的俘虜到武器庫去傳授造槍的方法。

(42)

這晚，梅邱塔帖兒出現於宮殿，唱得從來沒有唱過的悅耳。因他唱開着各種顏色的花，結甘美的果實，冬天也不斷的照着太陽，海和空像含露的莖花一般放着青輝的親愛的島呢。於是聽了他的歌的無不憬慕這幸福的島，覺得自己的鄉土是可憐而且可憐了。其次，梅邱塔帖兒又唱第二的歌。這是連結凌怒濤的兩島而跨大海原的大橋的歌。是雅多尼的一黨渡此橋可以無事達到憬慕的島的歌。梅邱塔帖兒唱完以後雅多尼將他叫到自己的跟前問道。

「你們實際能造這樣的橋嗎？」

「是的。不過那是很費工夫的，而且我們的伙伴恐怕也得死去很多罷，但我們決心把牠造成功好了。祇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橋成以後託絲佳同你的兒子結婚，二是我們先渡橋，然後你們跟着渡。」

貪心的，祇想自己和黨羽占領那美島的事的雅多尼同意這條件了。橋的工事於是開始。一直做了五年。因是很難的工程，杜多惠克的伙伴多數溺死，苦死了。但他們知道這為的是能放兄弟們的很歡喜去犧牲自己的性命。杜多惠克的伙伴縱使每一個人都丟了性命，但世界中怎大的風暴勢激的波濤都不能破壞的強固的橋基終於成功了。另一方面，杜多惠克伙伴的一部在武器庫中勤快的工作。因他們是非常能幹的，現在居然能做出此雅多尼及他的同黨更

好的武器了。於是他們造兩種武器，將壞的一種留給武器庫，好的帶回家來埋存在地下。

橋終於竣工了。決定天明就向幸福的島出發。雅多尼及其同黨武裝起來，格磔的說道，「支配沒有武裝，毫無敵意的那島的居民怕沒甚困難罷。這麼樣，那富麗的島就要屬於我們了。而且就要有同現在差不多的奴隸到手。俘虜這批東西走在我們的前頭最好沒有了。如果他們的兄弟們看見他們，歡喜之餘一定看不見我們的。於是在他們還來不及想抵抗的時候我們已經將他們征服了。」

俘虜們皆集於橋邊。雅多尼大聲嘲笑道。

「幹嗎你們着這樣多的襪襪。蠢才們，你們把島的襪襪通統帶去嗎？」

杜多惠克答。

「國王，冰一般冷的風吹着呢。你着着暖和的衣服不知道，我們凍得緊呢。」

這不過計策罷了。實際他們男男女女所有許多襪襪底下都藏着武器。

「喂，蠢才們，出發罷。」雅多尼叫。行列前進了。著襪襪的人們走在前頭，雅多尼與他的一黨大家穿着麗服，手上提着槍跟在他們後頭走。不久他們就到了橋的中段。太陽高懸中天，海的處處像熔了金黃一般閃閃的發光。他們恰來到橋下恐怖的漩渦在洶湧着的場所。在

(44) 橋的工程中此地是死了很多人的。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一齊站定脫帽，沈於對死去的兄弟們的愛和感謝的追憶。

「蠢才們，走！」雅多尼叫。而且舉起槍想要打倒杜多惠克的樣子。於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空氣中盪漾着的爲橋工死去的人們臨終的喘聲忽然凝固成一寸之外看不見東西的漆黑的霧，落在俘虜們與雅多尼一黨的中間。

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就趁這機會抽出武器來。霧一散，雅多尼的一黨，看見在眼前的已經不是無力的俘虜而是武裝起來一團的人了。激烈的戰爭開始了。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不但拿着好武器，而且是爲自己的自由而戰的，比起單爲貪慾而戰的敵人，杜多惠克的軍更爲優勢了。到夕陽西沈的時候，雅多尼的一黨敗北了，多數在海裏溺死或爲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所殺，留得性命的少數人完全喪胆，渡橋逃回他們的島去了。而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則更進抵幸福的島，爲歡呼之聲所迎。

這夜起了風暴將橋破壞了。風將石吹送到四面八方，世界上沒有一處沒有這石落下的。爲自由和正義而戰的人們發見這石而集合起來時，他們能造可以架在一切的土地一切的海洋，能使被奴隸的一切人們歸自由幸福的故鄉的，新的，更加更加堅固的橋。

但是，還須不要忘記杜多惠克和他的伙伴們因為拿得有藏在襪襖裏的優良的武器這纔真能渡過那橋的。

西風吹來的話

少 仙

一

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文出版，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吧？那時我正在北京，過着所謂「浪漫生活」。初次看到了這書，使我驚奇了。我和俄國文學發生關係，可以說從這部書開始；在未看到這書以前，我是拜倒在雪鴻淚史玉梨魂紅玫瑰之類的上海洋場文學下。

然而很不幸，這書在我眼前，放了一把黑煙，遮住我每夜的燈紅酒綠夢。「仕宦當至執金吾，娶妻必如陰麗華」，描寫在自己腦蓋上的前途，亦忽然一遭隕潰。那些「珠衣玉貌」的朋友們，自然隨着割席了。而所上的學校，所學的課程，統統變作了憎恨的白熱點。

原來圍繞着我的，不是芳香與溫愛，而是穢醜與荒涼；那時我深深覺到。

但是那時比現在還年青。穢醜荒涼總是耐不住的。既沒有錢跑到外國或租界去求芳溫，

(46)

只好在這穢荒中來發掘自己的希求。於是把這書送給一個朋友看，想換回一點同情來。

朋友拿走不到一禮拜吧，送回來了。我趕忙問：

「你看這書怎樣呢？」

「不懂，莫明其妙！連一頁都沒有看下去。」他厭惡的說。

「看外國小說，還是福爾摩斯偵探案要來得有意思些。」謝謝他，這是他當時的指教。

這位朋友是我所有的朋友中最愛談文學而且知識最廣博的一位。

我一向是沒有家庭，生活在朋友中的。從此我纔知道什麼叫「孤獨」。

孤獨的結果是厭棄；厭棄的極端是憎恨；憎恨的出路，自然只有兩途：逃出，或破壞！

革命的動機就起於此，因為我再無所戀戀於這古都了。

現在想來纔覺悟到父親在世時所以不喜歡我看小說的緣故來。但他那時禁止我看的是西

廂紅樓之類的言情小說，怕我變作了張君瑞賈寶玉之類的人物。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會看這

樣的小說。父親若在，恐怕他要以西廂紅樓硬塞在我的手，中來代替工人綏惠略夫吧？因為

即使變作了張君瑞賈寶玉，那究竟還是他的兒子，——即所謂「肖子」。

然而真如魯迅先生所說，自看了這部書後，我也變作「醉蝦」之一。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據說是過時而且死掉了，恐怕他的浮名也要從人間消去吧？

但，決不！這至少在我，他還是我崇拜的中心。因為他使我睜開了眼，而且有勇氣的滾在時代狂潮裏。我不至再被什麼道德虐殺，什麼信仰壓扁者，完全得力於他。

澈底的享樂，豈不就是永遠的虛無嗎？！

一九二九。七，二七，夜，十一時，于東京市外。

窗下隨筆

衣萍

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名「孟芳圖書館」，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孟芳據說是齊的父親的名字。當時，東南大學派人去募捐，齊燮元侃侃而談地對他們說，「學生讀書要什麼圖書館？書不在多而在精。譬如說政治罷，我平生只讀兩年書，一本管子，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夠了，只有兩本書已夠運用無窮了，學生讀書何必要許多參考書？」

(47)
某次，奉直之戰。離北京城四五十里遠，正砲火橫飛，北京城隱約可聞砲聲。時周自齊正做國務總理。於是，雙方都派人向他要錢。奉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說：「快打罷！打贏

(48)

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直方的代表來了，周自齊也說：「快打罷，打贏了，北京城全是你們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

有一次，天津的一個大學請張作霖講演，張說：「他們喊我張鬍子，這是冤枉的，我小時候會被鬍匪綁去，但我並不會做過鬍子。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不收又不好意思。」

張宗昌有一次在北京對兵士演說，慷慨激昂地說：「他們說帶兵的要大學畢業，什麼鳥大學！我老子是綠林大學畢業的！他們又說打仗要看什麼軍事學！什麼鳥軍事學！我老子全不懂得！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兄弟們大家記着：敵人來了，偌們就跑；敵人跑了，偌們趕快追上去！」

張宗昌部下以白俄兵爲最善戰，亦最殘忍。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一句是「張宗昌」，還有一句是「大鼻子」，因軍中稱白俄兵爲「大鼻子」。於是遇着軍中戒嚴，這裏喊：「口令」！白俄兵便答：「張宗昌大鼻子！」

浦口之戰，白俄兵被俘不少。黨軍以白俄兵罪大惡極，乃用繩將白俄兵魚貫而綁之，驅往殺場。白俄兵昂首待槍斃，一無懼色。及黨軍提刀殺頭，乃跪下叩頭如搗蒜。